四庫全書

子部

隱居通議卷十四

元 劉壎 撰

文章二

南豐先生學問

濂洛諸儒未出之先楊劉崑體固不足道歐蘇一變文始趨古其論君道國政民情兵略無不造妙然以理學或未之及也當是時獨南豐先生曾文定公議論文章

根據性理論治道則必本於正心誠意論禮樂則必本於性情論學必主於務內論制度必本之先王之法其初見歐陽公之書有曰明聖人之心於百世之上明聖人之心於百世之下又曰趨理不避榮辱利害其卓然絶識超軼時賢先儒言歐公之文紆餘曲折說盡事情南豐繼之加以謹嚴字字有法度此朱文公評文專以南豐爲法者葢以其周程之先首明理學也然世俗知之者葢寡亡他公之文自經出深醇雅澹故非靜心探

玩不得其味而予特嗜之其元豊類稿則覧之熟矣近得續稿四十卷細觀其間或多少作不能如類稿之粹豈公所自擇或學者詮次如莊子内外篇山谷内外集之分歟其間如過客論則放兩都賦如詔弟詰則放容難僮約進學觧如襄陽救災記則放段太尉逸事文公謂其多摹擬古作蓋此之類又有釋疑一篇亦放西漢文字前輩謂此乃公少年慕學借此以衍習其文耳觀後聽琴序題趙充國傳題魏鄭公傳諸篇皆其妙者蓋

不可及也其上李連州書十五歲所作前集禿禿記二十五歲所作公生於真宗天禧己未歲至仁宗嘉祐二年丁酉及第時年三十九矣神宗元豐五年壬戌四月試中書舍人賜紫金魚袋九月二十八日母仁壽太君朱氏卒公丁憂明年癸亥四月丙辰公卒于江寧府年六十五歸葬南豐朱文公作年譜具載其本末如此

禿禿記

公之文源流經術議論正大然禿禿記則實自史漢中

來也此記筆力高妙文有法度而世之知者蓋鮮予獨喜之不厭昔嘗交蜀中士大夫其論與予合一日與范忠文家子弟評文誦此記甚習且云蜀文士多誦之余因嘆西州之士猶能知曾文之所以妙而生南豐之鄉者口耳乃未嘗及可不愧邪讀書無眼目何名為士禿禿記曰禿禿高安孫齊兒也齊明法得嘉州司法先娶杜氏留高安更紿娶周氏與抵蜀罷歸周氏恚齊紿告縣齊貸謝得釋授歙州休寧縣尉與杜氏俱迎之官再

期得告歸周氏復恚求絶齊急曰爲若出杜氏祝髪以
誓周氏可之齊獨之休寧得娼陳氏又納之代受撫州
司法歸閒周氏不復見使人竊取其所產子合杜氏陳
氏載之撫州明道二年正月至是月周氏與其弟來欲
入據其署吏遮以告齊齊在寳應佛寺受租米趨歸捽
挽置廡下出僞券曰若傭也何敢爾辨于州不直周氏
訴於江西轉運使不聽久之以布衣書里姓行道上乞
食蕭貫守饒州馳告貫饒州江東也不當受訴貫受不

拒轉運使始遣吏祝應言為覆周氏引産子為掾齊懼
子見事得即送匿旁方政舍又懼則收以歸搤其咽不
死陳氏從旁引兒足倒持之抑其首甕水中乃死禿禿
也召役者鄧旺穿寢後垣下為坎深四尺瘞其中生五
歲云獄上更赦猶停齊官徙濠州八月也慶歷三年十
月二十二日司法張彦博改作寢廬治地得坎中死兒
驗問知狀者小吏熊簡對如此又召鄧旺詰之合獄辭
留州者皆是惟殺禿禿狀蓋不見與予言而悲之遂以

棺服歛之設酒脯奠焉以錢與浮圖人升倫買塼為壙城南五里張氏林下瘞之治地後十日也嗚呼人固擇於禽獸牝牡也禽獸牝牡於其配合孕養知不相禍也相禍則其類絶也久矣如齊何議焉買石刻其事納之壙中以慰禿禿且有警也事始末惟杜氏一無忌言二十九日南豐曽鞏作

南豐縣學記

慶歷四年南豐初建學曽魯公易占作學記略曰古鄉

黨學校少長為位以莘居教用六德行藝節用五禮六樂糾用八刑論用其鄉之老蓋本之道民成化故其士之入朝在鄉居家皆就法度而莫為非此古之所以為治傳子孫不殆也自鄉黨之制廢學校雖存者亦戾古其居無少長教無六德行藝節無禮樂糾非八刑論非其鄉之老不本之道民成化而主於辭故其士之入朝在鄉居家皆無法度而為亦無所不至此後之所以不為古也云云前輩相傳謂此記乃其子南豐先生十八

歲少筆代公作也所謂不本之道民成化而主於辭一語甚味蓋指科目辭章之弊而言夫武之弊削方鎮也文之弊徒尚辭也二柄既失矣欲強且久可得乎

曾文宗西漢

南豐先生曾文定公為文章實宗西漢故王舍人震序其文曰自負要似劉向不知韓愈為何如然予以劉向所作戰國策序與先生之序並觀則勝於向蓋向之序文冗贅而先生之文謹嚴如曰論詐之使而諱其敗言

戰之善而敝其患其相率而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亦滅其國此等筆力劉不及也

喜似

南豐續稿有喜似一篇為介甫作尊敬甚至及其得志則與之異故過王介甫歸偶成云直道詎非難盡言竟多忤知者尚復然悠悠誰可語

雜識

南豐續稿有雜識二三兵事多放史漢文可觀宋史備要多采用之

年譜序

晦菴先生雅重南豐之文為之作年譜考訂精實又為作譜序其文殊類南豐豈韓文公效樊孟意耶今録於左

南豐先生者名鞏字子固姓曾氏南豐人丹陽朱熹曰

予讀曾氏書未嘗不掩卷廢書而歎何世之知公淺也
蓋公之文高矣自孟韓以來作者之盛未有至於斯夫
其所以重於世者豈苟而云哉然世或徒以是知之故
知之淺也知之淺則於公之事論之猶不能無所牴牾
而況公之所以爲書者宜其未有以知之也然則世之
自以知公者非淺而妄與其可歎也已公書或頗有歲
月參以史氏記及他書舊聞次之著于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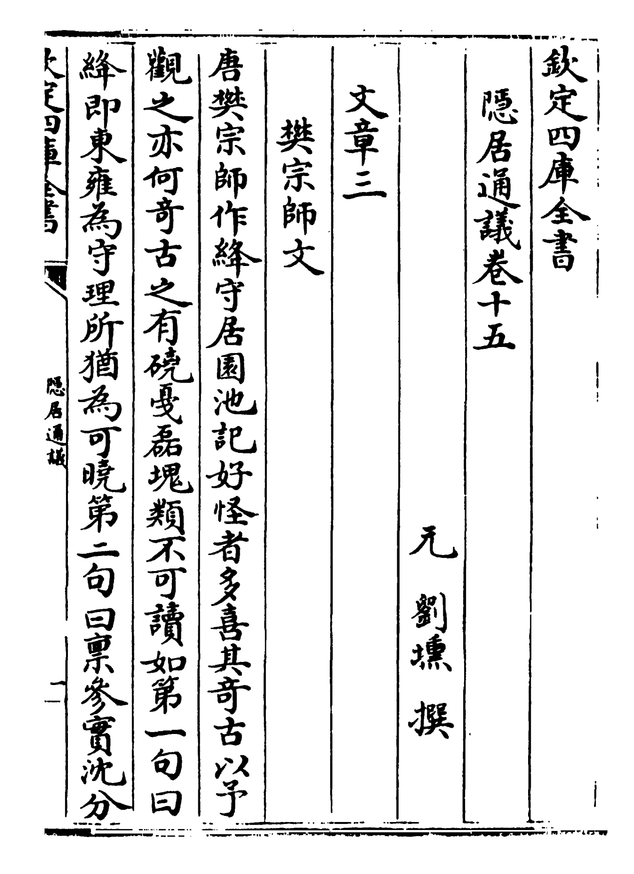
年譜後序

丹陽朱熹曰世有著書稱公文章者予謂庶幾知公求而讀之湫然卑鄙知公者不為是言也然則世之自以知公者何如哉豈非徒以其名歟予之說於是信矣其說又以謂公為史官薦邢恕陳無已以為英録檢討而二子者受學焉綜其實不然蓋熈寧初詔開實録院論次英宗皇帝時事以公與檢討一月免豈公於是時而能有以薦士哉其不然一也恕治平四年始登進士第元豐中用公薦為史館檢討與修五朝國史其事見於

實録矣為實録院檢討而與修英録於熈寜之初則未有考焉其不然二也師道見公江淮之間而受教焉然竟公時為布衣元祐中乃用薦起家為郡文學是公於史館猶不得以薦之况熈寜時豈有檢討事哉其不然三也一事而不然者三則公所以教恕者其在元豐史館之時乎未可知也此予所謂牴牾者斯人為世所重自以知公故予不得不考其實而辨其不然者其書世或頗有以故不論著著其非是者焉

予考所謂斯人為世所重者不知為誰想在當時有權位故不敢斥言之也晦翁文字多稱紫陽今日稱丹陽未詳前序甚肖曾文後序差遠綜其實不然一語甚雅予極愛之後乃知出史記周紀贊中信知太史公語自是不同常人讀書皆泛泛耳似此一語誰復經心而老先生竟用之可見其心非泛泛者比

隱居通議卷十四



隱居通議卷十五

元 劉壎 撰

文章三

樊宗師文

唐樊宗師作絳守居園池記好怪者多喜其奇古以予觀之亦何奇古之有磽戛磊塊類不可讀如第一句曰絳即東雍為守理所猶為可曉第二句曰禀參實沈分

第三句曰氣蓄雨河潤便已作怪第四句曰有陶唐冀遺風餘思纔覺平順第五句則又曰晉韓魏之相剥剖云云自此而下皆層疊怪語矣其末曰攷其臺亭沼池之增蓋豪王才侯襲以奇意相勝至今過客尚往往有指可創起處予退常吁後其能無果有不補建者池由於煬反者雅文安發土築臺爲拒誅幾附於汚宮水本於正平軌病井鹵生物瘠引古沃瀚人便幾附於河渠嗚呼爲附於河渠則可爲附於汚宮其可書以薦後君

子以上皆結語而不知意落何處凡文章必有樞紐有脉絡開闔起伏抑揚布置自有一定之法今徒以詭異險澁難讀為工其於六經簡嚴易直之旨合乎否也按宗師字紹述仕唐與韓文公同時歷金部郎中緜州刺史徵拜左司郎中又為緜州刺史徙絳州遷諫議大夫卒韓文公銘其墓謂紹述文必已出不蹈襲前人一言一句放恣横從無所統紀然不煩繩削而自合其意已寓抑揚矣夫作文而無所統紀則亦何等文章邪至於

銘則曰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公之譏訾世俗是矣又曰文從字順各識職則似以樊為不然者夫六經之文無不可讀而不害其為古繫辭春秋俱出聖筆其文從字順蓋如此也商盤周誥佶屈聱牙則以秦火之餘出以伏生口授而然齊語固異而况九十之老齒豁而音微又雜以方言安得不佶屈聱牙要亦出於自然非作為也今樊文作意求新殆近於怪惟求其不可讀而不望其

必可傳其去經也遠矣律以從順未知其何如而世或稱其奇古至篤嗜而不置何也

盧山公九錫文

宋袁淑俳諧文盧山公九錫云若乃三軍陸邁糧運艱難謀臣停筭武夫吟歎爾乃長鳴上黨忼慨應邦隨驅千里荷囊致餐用捷大勲歷世不刊斯實爾之功也音隨時興晨夜不默仰契玄象俛協漏刻應更長鳴毫分不忒雖挈壺者未足比德斯又爾之智也若乃六合昏

晦三辰幽冥猶憶天時用不廢聲斯又𦵔之明也青脊絳身長頰廣頷修尾後垂玉耳雙磔斯又𦵔之形也嘉麥既熟食須精麪負磨回衝迅若轉電惠我衆庶神祇獲薦斯又𦵔之能也𦵔有濟師旅之勲而加之以衆能是用遣中大夫閭邱贏加𦵔使銜勒大鴻臚班脚大將軍宮亭侯以揚州之廬江江州之廬陵吳國之桐廬合浦之朱廬封𦵔為廬山公以上皆淑之文韓文公效此體作毛穎傳而洪慶善乃云毛穎傳柳子厚以為怪洪

以爲子虛烏有之比其流出于莊周寓言則是不知韓之所始矣但袁韓俱以文爲戲者而淑之文則六朝體耳韓祖太史公故髙近世劉㑹孟稱江丞相爲廬山公無乃不雅豈不念及此耶

張才叔義

朱文公曰胡致堂議論俊發人物偉然向嘗侍之坐見其數栝後歌孔明出師表誦張才叔自靖人自獻于先王義陳子翁奏狀等可謂豪傑之士子嘗欲得張才叔

之義觀之而不可得近乃從盱城朋友處借鈔一本甲戌正月用行在所刋者校定令録于左按鄱陽銀峯諸先生傳云公諱庭堅字才叔元祐人才榜眼及第初任太學作自靖人自獻于先王義其夜夢三仁來謝舊曽刻石於東京令讀其文令人感慨興起真識仁人義士之心於千載之上以上傳中語南渡前經義簡實典古有補世教豈若近世浮虛𥓂裂者所為宜為先儒之所深取也其義曰

君子之於去就死生其志在於天下而不在於一身故其死者非虛名生者非懼禍而引身以求去者非要利以忘君也仁之所存義之所在鬼神知之矣昔商之三仁或生或死或為之奴而皆無媿於宗廟社稷豈非其謀之出於此歟故相戒之言曰自靖人自獻於先王蓋於是時紂欲亡而未悟也其臣若飛廉惡來者皆導王為不善而不與圖存若伯夷太公天下所謂至賢者則潔身退避而義不與俱亡矣為商之大臣而且於王為

親者惟王子比干箕子也三人者欲退而視其敗則不忍欲進而與王圖存則不可與言雖有忠孝誠懇之心其孰逹之哉顧思先王創業垂統以遺其子孫設為職業禄位以待天下之賢俊使相與左右而扶持之期不至於危亡而後已子孫弗率其亡形已見而忠臣義士之徒猶不忘先王所以為天下後世之意以為志不上逹道與時戾亂者弗可治也傾者弗可支也而君子所以報我先王者惟各以其能自獻而已雖然君子之志

不同而欲死生去就各當於義而不獲罪於先王非人所能為之謀其在於自靖乎蓋若商祀之顛隮則微子以為深憂而辱於臣僕不與其君俱亡者箕子比干之所羞為也微子抱祭器適周則奉先之孝得矣比干諫不從而繼以死則事君之節盡矣箕子以父師為囚奴猶眷眷不去則愛君之仁至矣然其死者若愚其囚者若污而其輙去者若背叛非忠也然三子皆安然行之不以所不能為者自愧而亦不以所能為者愧夫人更

相勸勉以求合於義而不期於必同夫謂先王所以望於後世臣子者惟忠與孝也故微子之去自獻其孝比干以諫死箕子以甘囚奴自獻其忠是三子非苟為也處垂亡之地尤拳拳於天下國家而不在於一身故其志之所謀各出於志之所欲而以期先王之知耳古之所謂皎然不欺其心者非斯人之謂乎雖然書載微子與箕子相告之辭而比干不與焉何者人臣之義莫易明于死節莫難明于去國而屈辱用晦亦所難辨也比

干以死自誓無足疑者故不必告人而微子不免於去箕子寧忍辱以待亡者重去就之義而原之故也不然何以並稱三仁哉無垢先生張文忠公九成曰比干不荅二孔謂心同張庭堅本鄭氏謂死節易明予謂儻如二孔所言不當言自靖人自獻於先王蓋三人之志各有所在

吉州所刋跋語云此中興前近二百年書義也至今尚可咀嚼如此曷可訝其為古哉蓋吾儕所作時文本自

無用然能以義理為主發揮聖賢心事於千百載之上亦自打顛不碎如此篇文雖簡格雖與今不同然議論正當辭不迫而意已獨至所以屢經前輩品題

潭州攸縣張次邑所著筆録亦載此篇云得於東萊丈鑑中又云才叔眉山人國家承平時四川未有類省皆試於京師才叔試此文畢忽睹三人皆古衣冠長揖曰公可謂能言我三人心事矣

祭蘇文忠公文

李方叔廌受知坡翁甚深坡翁卒於常州方叔以文酹之有曰道大不容才高見忌皇天后土明一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載英雄之氣文氣甚壯

三蘇

三蘇皆得謚文老泉文安東坡文忠潁濱文定森然鼎峙為一代文宗老泉之文豪健東坡之文奇縱而潁濱之文深沈差不逮其父兄故世之讀之者鮮焉惟進卷中歷代論如夏商三國東晉數篇却自精妙有味他作

如御風詞超然特出者甚少然其所作古史則議論高絶又非坡所及又作管幼安畫賛甚佳葢有為而發今録于此

管幼安畫賛

予自龍川歸居頴川十有二年杜門幽居無以自適乃取舊書閱之將求古人而與之友葢于三國得一也曰管幼安寧幼安少而遭亂渡海居遼東三十七年而歸歸於田廬不應朝命年八十四而没功業不加於人而

予獨何取焉取其明於知時審於處已云爾蓋東漢之衰士大夫以風節相尚其立志行義賢於西漢然時方大亂其出而應世鮮有能自全者穎川荀文若以智策輔曹公方其擒呂布斃袁紹皆談笑而辦其才與張子房比然至九錫之議卒不能免其身彭城張子布忠亮剛簡事孫氏兄弟成江東之業然終以直不見容力爭公孫淵事君臣之義幾絕平原華子魚以德量重於曹氏父子致位三公然曹公之殺伏后子魚將命至破壁

出后而害之汝南許文休以人物臧否聞於世晚入蜀依劉璋先主將克成都文休踰城出降雖卒以為司徒而蜀人鄙之此四人者皆一時之賢也然直己者終害其身枉己者終喪其德處亂而能全非幼安誰與哉舊史言幼安雖老不病著白帽布襦絝布裙宅後數十步有流水夏暑能策杖臨水盥手足行園圃歲時祀其先人絮帽布單衣薦饌饋跪拜成禮予欲使畫工以意仿髴畫之昔李公麟善畫有顧陸遺思今公麟死久矣恨

莫能成吾意者始為之贊曰幼安之賢無以過人予獨何以謂賢賢其明於知時審於處已以能自全幼安之老歸自海東一畝之宮閉不求通白帽布裙彝雩而風四時烝嘗饋奠必躬八十有四蟬脫而終少非漢人老非魏人何以命之天之逸民

諫用兵書

東坡長於論事口端有舌真是入妙其代張方平諫用兵書有曰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

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涂于白刃筋骨絶於餽餉流離破産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刳臠魚鼈以為膳羞食者甚美見食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箸而不忍食而況用人之命以為耳目之觀乎此疏甚佳

遊桓山記

坡翁作遊桓山記感慨深長超然物化其辭曰元豐二年正月已亥晦春服既成從二三子游於泗之上登桓山入石室使道士戴日祥鼓雷氏之琴操履霜之遺音曰噫嘻悲夫此宋司馬桓魋之墓也或曰鼓琴於墓禮歟曰禮也季武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仲尼日月也而魋以為可得而害也且夫為石椁三年不成古之愚人也予將弔其藏而其骨毛爪齒既已化為飛塵蕩為冷風矣而況於椁乎況於從死之臣妾飯含之貝玉乎使

魋而無知也予雖鼓琴而歌可也使魋而有知也聞予鼓琴而歌知哀樂之不可常物化之無日也其愚豈不少瘳乎二三子喟然而歎乃歌曰桓山之上維石嵯峨兮司馬之惡與石不磨兮桓山之下維水瀰瀰兮司馬之藏與水偕逝兮歌闋而去

序鼂君成詩

東坡先生序鼂君成詩集有曰達賢者有後張湯是也張湯宜無後者也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揚雄是也

揚雄宜有後者也賢者民之所以生也而蔽之是絶民也名者古今之達尊也重於富貴而竊之是欺天也絶民欺天其無後不亦宜乎故曰達賢者與有其實而辭其名者皆有後此論甚新可以為世戒

答謝民師書

又答謝民師書有曰揚雄好為艱深之辭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物也而獨悔于賦何哉終身雕蟲獨變

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雕蟲乎使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先生此論深中子雲之病

序樂全文

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於世然英偉豪傑之氣自為一時所宗其論盛孝章郗鴻豫書慨然有烈丈夫之風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

名實之意自見於語言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説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來以事君為説者所能至也此論自坡翁發之而後世宗其説

滕元發墓銘

東坡翁銘滕元發墓言其姿度雄爽英偉大度以為天下異人因其文想其人真卓犖不羣者也坡翁此志筆力跌蕩振發風起水涌真足以發揚之儻筆弱則失之矣元發舊名甫字元發後避父諱以字為名而字達道

舉進士第三仕至光禄大夫龍圖閣學士本東陽人也
葬蘇州長洲縣

評柳子厚

坡翁曰柳子厚南遷始究佛法作曹谿南嶽諸碑妙絕古今不知以柳之文言耶抑以其學言耶無姓和尚碑尤妙

龍川宗歐文

龍川先生陳公亮喜歐陽文其所作有絕似處嘗選歐

文一百三十篇命曰歐陽文粹其序有曰初天聖明道之間太祖太宗真宗以深仁厚澤涵養天下蓋七十年百姓能自衣食以樂生送死而戴白之老安坐以嬉童兒幼穉什百為羣相與鼓舞於里巷之間仁宗恭已無為於其上太母制政房闥而執政大臣實得以參可否晏然無以異於漢文景之時民生及識五代之亂離者蓋於是與世相忘久矣而學士大夫其文猶襲五代之卑陋中經一二大儒起而摩之而學者未知所向是以

斯文獨有媿於古天子慨然下詔書以古道飭天下之學者而公之文遂為一代之師法未幾而科舉利祿之文非兩漢不道於是本朝之盛極矣又曰公之文雍容典雅紆餘寛平反覆以達其意無復毫髪之遺而其味常深長於言意之外使人讀之藹然足以得祖宗致治之盛其關世教豈不大哉以上皆龍川所作而亦紆餘寛平甚似歐文豈非誦習之熟自然迫真歟歐曾王蘇四家為宋文宗然皆未嘗用怪文奇字刻琢取新而趣

味深沉自不可及若歐則尤純粹宜其為一代之宗工羣公之師範也所著豐樂記實為妙筆龍川文粹不首取之而乃附見於拾遺殆不可曉

曾平山序水雲邨詩

金谿曾子良自號平山南豐族裔也以能賦擢咸淳戊辰第累任至建德府淳安令甫三月國事變歸隱山中鬻文以自給辛卯秋予訪之年六十有八矣蓋别二十年而復會欣然道舊明年以予所作水雲邨吟稿往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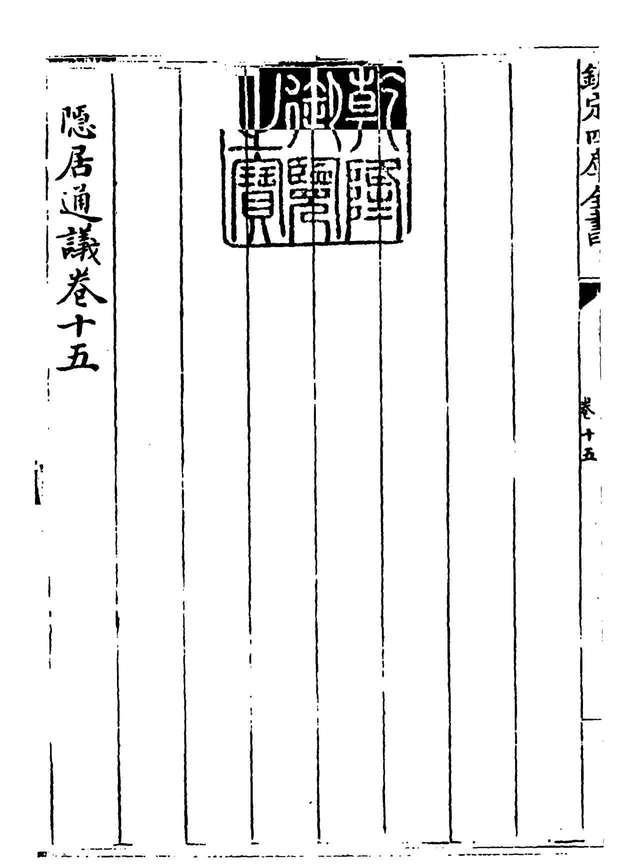
教焉辱爲序曰
宋初南豐儒家望族二曰江樓劉氏曰密國曾氏我密
公追江樓公相好于時我遠祖十五公猶在豐也其後
十五公既來宅于金谿自是與江樓公家子孫遠矣至
于子良之身而江樓公之諸孫水雲邨起潛君壎實來
顧予于常安莊之寓舍予不勝枌榆松楸之涕且歸一
日以其詩若文示予也曰子爲我言焉予言之先正文
定公言之也其自我江樓公以下實寵嘉之予謝不敏

一日以其詩示予也而文未之見詩予視之古視選近古視黄律五視杜七視杜若黄絶五視選七視晚唐而軼馬皆合大家數蓋其材全其力鉅其氣雄故能持衆媺而不自以為名刻衆形而不自以為功知名早所知皆名公也若予所敬千峰陳公年魁如心陳公莫逆次山趙公皆深知君予恨納君交晚予何言晚不恨恨世易三公者或以其老且智不見兵革或以其强而勇著名節廟食他邦獨予與君白靖獻僥倖不死今者乃得

與相見叙世契如未經亂離時雖可恨亦可幸而甚可恨者以君之才之學不一試用僅客諸侯竟卷懷於此吾儒事業當不止是然後知千峰公之期君也深而君之自得也亦深矣嗟夫日月之經於天也而行江河之經於地也而流彼豈有所為而為之哉予與陳公講之於鳳皇山之下熟矣尚其相與勉之以毋負陳公之意以毋忝我兩家所生云元默執徐後六月辛卯朔里契家生曽子良序

論語四贊

平山公嘗作論語四贊甚佳志道贊曰道既是我志又是誰千五百年惟孔仲尼據德贊曰得寸則寸得尺則尺實有諸已而非以力依仁贊曰仁者人也造次弗違體貼出來如人著衣游藝贊曰習無不利不習而利精義入神事理不二



隱居通議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隱居通議卷十六至十八

詳校官給事中臣丁雲錦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于鼎

謄録監生臣夏雲霄

隱居通議卷十六

元 劉壎 撰

文章四

張侍郎簡牘

侍郎張公淵微守孟博建昌新城人父介登進士科仕至湖南運幹公明易工文詞而不利於鄉舉淳祐丙午流寓湖北赴運司試中選貢禮部明年擢進士第一人

授承事郎簽書昭慶軍判官廳公事累更朝蹟權吏部侍郎忤賈似道免歸以集英殿修譔起知饒州未行以御史疏罷奉宮觀禄又以舒有開疏罷而卒公為文斬截峻刻得左氏文法屢求其稿子孫無在者亾矣適得其簡牘二三俱可觀因録存之且紀其舊聞曰建昌鄉試取士解額三十七名而周易義當其一寶祐乙卯歲公服喪里居是歲貢舉試士時盱城張天民明易其文筆冠一時而同經之能者又五十有二人意其間必有

一中選矣及榜出則中者乃余裕新城俗子也大失衆望於是天民等五十三人聯名致書於公言余非才冒舉辱易經員舉選意若以公為本經盟主而赴愬之公因易以答筆力甚偉其書曰

其自罹陟岵之憂廬深山莫與往來猒諱氏名不得通於故交時英游鱗何從尺素書抵寓驛中自冢上歸得之亟薰香奉覵視其題脩冰之光修史學士其人伸其愊腷璧之輝先覺天民其元其何人何以得斯何以稱

哉謹再三讀文采鉅麗詞勢縱橫主易經之齊盟立善類之赤幟足張吾軍不勝擊節惟是潔静精微之學昔嘗從事於斯而不得其師惟天民諸君子發天之秘擴聖之疆精祲六爻之夢度越九師之說競秀於盱名震於京師益所願學而未遇者明天子興賢卿大夫薦書此一舉也羣五十三雋鏗鍧乎文鳴楊陸張黄胡涂王鄒此八人者當時考試官也固已蹶動聳逖相顧太息吾盱之有人於此五十三雋復拔其尤以先登猶有二十八宿為雲

臺之儲二十四氣當凌烟之選也顧舍是而他有一焉
黄鐘棄而瓦缶鳴賢士無聞如來翰之所云云辱經辱
旰辱科豈不大駭觀聽耶試為諸君子説筮云是謂睽
之歸妹蘐甚負塗之豕變為無血之羊始于載鬼終于
虚筐睽卦不在三十七數而歸妹又不在五十三數以
睽之三十八而廁諸三十七人之列非據也以歸妹之
五十四而加諸五十三人之上非人也非據則名必辱
非人則身必危既辱且危祇掇禍也是卦也離之震亦

震之離晉獻公筮嫁伯姬亦遇之是反覆同一凶也且其繇曰士刲羊無血也女承筐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彼妄一人以柔乘剛以小人乘君子之器蔡之據已甚高墉之射莫逃無號終有凶耳豈特責言不可償殆有甚焉史蘇不云乎車脫火焚歸妹睽孤六年其逋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吁可畏也是豈特終朝之三褫也歟識者竊為彼悲之嘗試為諸君布蓍四營而得艮之漸艮之止時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

之進也是益易之五十三卦也其在五言有序中正之言終莫之勝吉艮之漸三歲得所願也三年將尋師焉拔茅連茹以其彙征吉矣今日院豎子顧勞悉師邪抑天民有言雖聖人不敢盡其機或因鄧侯從天民願學而得所謂機焉其亦有以折衷乎此不宣

答饒蘭坡士堯赴省試書

某不材見棄於時桑梓羞之歸省先人之墓而不敢居以是不得侍於下風東上維時濟濟者衆峨峨纓冠其

往又是一番新郎君謂吾衰而與吾雪聏鄉之士如吾士堯吾所望是以寓拳拳朝夕引領魁捬於征其道盱城具當慶餞於道周明年其魁蘭宫是吾蘭坡則吾所深期朝夕是贊是祝矣書來遜未遑曰朽蹤而灰心此非子游所望於子泰也且聞夫子之足瘳矣猶曰未果於行也何居我是用勸往哉用所學以昌斯世在此行毋懷寶而迷邦人之頼士堯其無斁頃既水芝渠料一物之寓一理存無塞其心而渠其德敢不承厚意焉不

宣挼荷為水芝見本草

約鄉友會飲帖

枌社數交朋萍蹤幾聚散小山良集以誠子之還諸賓主皆歸榮遊而幾道赴新任伯雨趁新關惟老我與方塘翁尚一丘一壑可無尊酒論別偕仲華惠卿諸君子聯騎我顧幸甚草草不枝幅

二友爭山界為勸和作盟書

某側聞某氏某氏各有詞於官各為具先塋皆孝子之

爭識者聞而義之義之將助之助之云何助之爭而已彼兩爭此不可兩助兩助之不可惟兩助而兩平之其可竊惟兩墓共一山久為比鄰本自無所爭一山覆兩墓互為掩映本亦在所不必爭得無有傍人鬬諜於其間竊以鬬諜者不過曰某地是某家業今乃為某家封植某木在某山今乃為某家保障由是兩者之言入而兩家之訟興其聞官則又將煩邑糾呼里正集鄰保入山林相畝步視高下立標表量丈尺如是動衆山靈不

寧曾謂兩家子以孝聞而以是動先靈乎是必非所願是以斷之曰甲之墓以乙之山為保障則乙之保是山猶吾保是山也乙之山以甲之墓為屏蔽則甲之保是山猶吾保是山也毋斬一木毋侵軼毋以平常之地起爭端有渝此盟山靈殛之俾墜其家無克祚世於是薦酒結券二子咸擧首曰命之矣復以是載書盟於官以重其信焉

龔祥甫墓誌銘

新城有士曰劉尚父夢桂與張公友善亦工古文景定辛酉歲以詩義魁鄉薦不第而終壬戌之秋予嘗訪之叙宗盟殊篤有書齋扁曰方塘即前所謂方塘翁者也嘗為里友龔祥甫墓志其文曰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昔聞其言於師聃而於里中龔祥甫疑焉子不終養而先逝婦勉守志而病狂一老憗遺閔斯鞠孫嗚呼獨也無子視孫孤也無父視祖祖孫二人獨孤相視而祥甫年已七十視蔭不能待矣以景定

二年十一月某日卒子聲道去之已十年婦黄今猶寡
佛老今承重有妄意室中之藏者持其家事昵親養共
觀弗救鏹耗於室粒耗於倉弗考或牽之牛貸之豕弗
治誘是覬孤博與游弗迪意將蕩其志而斁其家言念
祖荼漂揺風雨斯天不與善乎申包胥有言人衆者勝
天天定者亦能勝人祥甫受學我先師中奉大夫龍山先
生張公介先生之子淵微今為吏部侍郎於祥甫父子
若孫世契也里居聞訃為泫然曰善人也而逝其孫疇

依既又目擊人衆者之為抱不平曰不可使亡友肉未寒而有此令惟其孤是恤惟祥甫襄事是圖非有司無以杜鄰胥戕者為白於官首黜其僕而警其族之不咸責親房扶持之銖銅勺粟畢登之籍先是祥甫為佛老請婚於子姪孫委禽矣侍郎謂可以相其孤奉母也屬持柯者有抑塞又白於官移文二家同養馬自是得所翼馮外禦其侮而天者其定矣初侍郎廬母夫人墓登雲陰山望谿南中沆氣勢鬱鬱以杖叩老龍曰噫將誰

之藏也以勸祥甫為自謀至是卜葬向以癸食厝以壬戌八月某日食誅茅闢阡見者曰吉天殆興龔氏也夫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而地理書亦云天地惜至寶以賞善人祥甫早歲屬文有聲庠序遭寇亂無仕進意遂罷舉子業而侍郎每稱吾老友必有取矣殆衰雖不言而四時之氣備歟平居於人無忤睦親戚以禮撫臧獲以恩未嘗疾言厲色家量出入嘗值歲凶閉之糴者皆是已獨發廩如常時夫是以鄉里稱善人吾是以必其必

有報也祥甫字也名應龍世家新城葬之前五日佛老誅所以誌諸幽者侍郎謂余子於祥甫親家也宜銘之銘曰人心之初有善無惡無惡即善勿剗其璞璞也能存宜爾恂恂歸於其真善人之墳鬱鬱千春尚克昌而子孫

嗣漢三十六代天師簡齋張真人墓誌銘

昔廬山江丞相萬里為三十五代天師誌墓其文奇偉超卓讀之不厭近廬陵劉太博辰翁亦為三十六代天

師誌墓雖極刻斵摩厲之工而趣味有不及焉輒録於後

自昌意以來號稱神明之胄者既無不歴亂磨滅獨漢天師張氏祖諱良以劍印傳如禹鼎延至魏晉六朝隋唐五季逾久而著其承家至此必亦有尤異取信不惑者然猶未至益人國也入宋祥符冠褐始召崇觀符籙始盛其時有虛靖先生道始顯至穆陵賜號觀妙先生可大甫三十五代其退潮拯旱尤信由是龍虎山宫觀

壓東南為福地第一化人之蒙袂四出者致方物修士之贏糧訪道者賈摯幣祈者謝者不寧令者膝行而踵至居如市市如邑兒童下走順風而呼贋而售者滋富至莫辨於是用物宏矣乃三十六代天師宗演起紹訖德祐且十年方禁中奉秘祝謹然不召至乙亥丙子間金陵已不守信未下然北使已先傳張天師召召且亟當是時環江南之冰泮者無息壞兹山獨師是恃而師不自保然未幾時而錫冠劍陟師號予護持免徵毅

掌教事度諸品若曰神仙子孫而不名由是寵光赫然
又前代盛時所未有由是士大夫有不能出者貧無處
者阡陌之貧耒耜者覩者故者莫不挂冠易服庇風雨
寒暑由是入其境者若華胥軍行而狼顧者曰天師之
賜復也催科而旦適者曰天師之所撫存也物之熙熙
然者不惟不知陵谷亦不知誰氏之子如是者十又七
年而演道靈應沖和真人死其君子曰是號簡齋真能
簡者也其弟子曰吾師度世解厄非死也殆天師復生

先是相傳其教三十六代厄故一終一攝不以閏居正懼及也至師而遭訖籙之難或謂道盈亦無所逃於數然惟師以愚守智惟師以儉致福惟師以清靜禦外物故能涉乎邊境而不禍搏乎九萬而不中道夭而又能以餘力濟世得名又非特脫於其厄而已乃至是始昌若論其存亡絕續之際有不可勝述者焉其從容若不得已而應其寡默善為上而不爭或曰天師非世人也葢必有出乎人間耳目之表者獨恨不盡知耳聞其初

至北也不敢挾劒以行及其呼劒而劒至又云北有二虎撫之汝吾左汝吾右皆靡然如命凡流俗好怪所傳聞皆若此皆如說東方朔者非實也亦非道也道在平易即簡齋者是已吾方以其簡為近道而彼欲以小夫曲說神之以此勝魔非魔道耶然吾聞山中人言其將逝也亦不能無小異最後北行之日所居面里所山崩辛卯得白兎然不死此其可信者其三代見世系其子孫見碑陰生淳祐甲辰死至元辛卯葬里之澥田實已

亥九月癸酉嗣天師與棣賜號體元宏通廣教真人是為三十七代前觀妙先生銘吾師廬山相國老筆也今天師能不遠介其徒以屬我曰斯文託再世矣以吾從古心之後為有愧也乃依楚歌為辭以系之辭曰山龍衣兮翠黄英瓊瑶兮五淥儼歸奏兮玉皇我祖兮撫我大荒遂逝兮屏翳驂左指窮於新兮不窮於火陽平兮賜履於謳於謳兮山中之子風枝號兮老龍言死我祖兮在天覽揆錫兮茲萬千重斯文兮以傳

江公作觀妙真人誌筆力跌蕩真如天馬游龍不可羈馽而又淵然其光油然其味誠老筆也須谿此篇頗覺纏繞有窘態滯礙少活意且又辭費或者未足以繼乃師歟

予近作桂舟先生墓誌時不曾觀此篇偶信意作招辭以銘之聞有一游士見而評曰墓銘不應作騷體觀其文字考其議論真須谿馬耳或以見告因笑曰謂吾文似須谿固非欺我而謂銘不用騷體亦未可以律我昔

惟韓曽不作此體歐陽公銘石守道梅聖俞皆長言之其説曰言之長哀之深也几案偶有汪龍谿文劉後村集在馬取而觀之銘以楚詞者甚多何止須谿乃知吾黨持論不可草草劉公玉淵曽為人銘墓亦用此體時有一名公見之曰銘作招詞甚佳事載集中

欒王贊

廬陵劉太博艮翁作欒王贊詞甚朴而旨有在可發一笑贊曰左畔龍樹王望龍右畔猻真人騎虎惟有欒王

屹立於其中不龍不虎獨與犬為伍不解何故

吳司封上陳丞相書

臨川吳司封鎰上陳丞相書有曰天下事非善類之衆不可為也一齊衆楚薛居州不能善其君一暴十寒雖孟子不能智其主今日牛畜侍以仁義明日葡欣侍以選練明日徐越侍以節儉而歌者之田止御史中丞諫議大夫則言翰林學士給事中則言度支使鹽鐵使京兆尹則言而制使之職削蠹衆正進然後羣枉消以上

數事相類剴切動人

程漢翁詩序

近嘗見疊山謝先生枋得為程漢翁詩序曰詩亡而春秋不可續宇宙一大變也程君漢翁出雲樓吟稿一編示予予誦懷古四詩涕泗交頤不能禁覽盡卷乃欣喜雀躍知天下尚有英才黍離之悲無衣之壯匪風下泉之思盡在此矣江北多英雄吾有望焉因詩以見志漢翁所蘊蓄所樹立所成就豈易量吾於是重有感焉藝

祖最重讀書人雖超世拔俗之才不由科舉程文奮身必不得行其志三百年後以學術殺天下者皆科舉程文之士萬世傳笑儒亦無辭以自解矣予從先朝名將相游泛論邊事自端平甲午至景定甲子儒以時文名而捐軀報國不畏鋒鏑能使武夫心服為國家延數十年之命者僅得曹紱節彭文子余義夫徐有功王景宋五人焉至有功貶死吾知國不可以為國矣漢翁勉旃陸宣公有言興王之良佐皆季代之棄材在季而愚當

興而智漢翁豈肯終為愚者乎故曰天下英雄必有借漢翁為儒解嘲者喜談樂誦當過於五人矣吾之敬愛漢翁豈特詩道而已也

疊山翁信州貴谿人素有文名筆力竒勁此序不盡其所長而忠憤之意見於言外獨其貶駁科舉程文之士誤我國家傳笑萬世此則誠為至論有合於先儒之旨

序所謂曹毅節則有聞也與彭文子余義夫皆偉然英傑之士有大功於西陲者景宋名登義夫之幕客殊有

才畧惟徐有功雖號帥才而狂踈誕謾無顯績庚申臨江之禍公議非之然義夫乃趙信菴識拔入官非由科第故雖貴顯猶以此自歉每稱白鹿諸生序所稱誤也勲名如義夫何必科第按徐有功名敏子

劉氏族譜序

吾宗之劉其源甚逺逺族兄太史扶嘗為江樓劉氏族譜序所以紀迹流派者具備兹録以示我後之人使無忘其世本云其序曰

劉氏堯之後散居江南者漢高祖封其弟元王交於楚而衍之也唐季有自鄱杖一劍徙居南豐又自南豐分而之廣昌之新城之建寧江樓八居士寶藏初徙時劍劍長三尺許有北斗星文志天漢元年鑄紹定庚寅刼火黄冠得之呪符水云察國曾公致堯銘居士墓載有牛六十頭手鈔古書數百卷居士作江樓察公為賦五言長韻見晁繹集其叔子與荊公為同門婿荊公之父益之出守韶州居士同游石仙巖和詩有刻石在初慶

歷詔州縣立學宮居士一力任其費曾易占作記實
予固十八歲少筆居士生四子四子之子生孫孫生子
衆而多微波流星散譜系益落缺不能盡詳惟予大父
泰夫府君與從祖光夫諱炎水村大父及定夫諱止叔山高弟二先生
三派子孫尚習詩書别刋善譜可得而考其他昔為士
而今無後與今有後而不為士者不能具載予老病日
侵自度進不能頌清廟退無可吟梁甫思息景山樊間
中巷德恭翁李大年弟兄力學而任運所居先廬猶是

南唐時桂石誠之永豐官滿因而逕壁之定夫師象山號子路與里人黄幾先彭明甫相講學予外舅丹霞翁來南豐訪定夫及沈德中後歎息久之此譜故可考也太史公作古帝王聖哲世系採摭四方異聞甚備而卓然可稱述者殊少予聞盛德必有後葢不在乎元來雲礽之多而在乎風流文采之不可湮没也令劉氏之族不繫乎風俗之媺惡不關乎文墨之興衰若不必存而存之仰存吾祖而已後譜綱目成題曰江樓劉氏族譜

昇大年今年七十有七喟然而嘆曰有是哉誠之下世而不見矣分三家子弟脫其槀世守之使後之識予心者有稽焉淳祐庚戌立春日世孫方石拱序

方石太史自號也太史此序文氣斷續未得為工然書劉氏原委則畧備矣具録而存之為是故也按密國曾公神道碑載公以大中祥符五年五月丁亥卒於官是真宗朝也此序云密國實銘居士之墓則居士之卒當在大中祥符以前矣至云慶歷修學居士一力任其費

則慶歷乃仁宗時距祥符已懸隔無乃謬誤乎益一力上脫孫字學記所載云縣之士劉德純合同志而請德純則居士之孫也此一節又誤仕作江樓之上當在游石仙岩和詩有刻石在之下既叙居士之叔子方及居士之孫次第方妥太史平生為文極詳謹不應此獨疏鹵得非傳寫者之偽邪其集所著如奏議碑銘皆卓絶高古自成一家如餘清堂記朱丹林墓誌符進士墓誌劉廸功墓誌則其尤妙者也獨此序差不逮他作云

口銘

偶至一禪林見有口銘頗佳因録之其銘曰神以感通心由口宣福生有兆禍來有端情莫多妄口莫多言蟻孔潰河溜流傾山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存亡之機開闔之術口與心謀安危之原樞機之發榮辱存焉

隱居通議卷十六

隱居通議卷十七

元 劉壎 撰

文章五

省事老人贊銘

朱新仲舍人翌自號省事老人初仕汴京南渡又仕於杭都文采聲華傾動一時嘗得其别集觀之有所作范文正公畫像贊甚佳今録於此

序云文正范公名在天壤功在社稷國史書之鐘鼎勒之四夷百蠻傳之如神明天下後世仰之如日月山澤之儒嗟嘆不足仰瞻遺像再拜而為之贊曰乾綱田薄妙變四時有大坤輿載厚不移其中哲人千載一至其至維何天地則理巍巍文正國之蓍龜民之父師以天下之重自任故舉萬鈞而若無以四海赤子為心故甘百謫而不悔垂紳正笏聳泰華衡嵩之表沽涸濡枯傾江河淮濟之利日月有時而食而公之名不泯鐘鼎有

時而盡而公之功不磨唐郭令公之武漢周絳侯之氣吾儕小人手舌俱廢拜顙有泚求之夢寐

杜子美畫像贊曰凌萬乘以崢嶸之氣貯千古以磊落之胸筆下有神洗宇宙而一空者大哉詩人之宗乎東帶峩冠凜然似謁肅宗而論房琯神閒意定超然若溯瞿唐而上泛沅湘而東也

蓮葉硯銘雖不及前二贊之妙然亦奇健其詞曰玉井之泉泰華之峯有十丈蓮脫葉馳風化而為石淪於深

淵大澤之中琢以為硯置之墨客子卿之宫涓涓之澤沒世不竭是為元頴湯沐之封而日游戲於其間盎相與託令聞於無窮

琴譜序

近見北人有琴譜一集集有序序頗可觀云龍波子作不知何氏名也今録於左

擬清廟之古賡南風之詩聖人之制作也續杏壇之音鼓宣尼之操吾徒之修養也瓏玲其聲龍吟鳳鳴妙契

大造發越七情猗歟琴哉非金槽鐵撥比也非鴻鵠其心者可學也非鄭衛其耳者可聽也前輩或曰傳授無聞然可傳者譜不可傳者心也心而可傳則何以千載而下獨伯竒師曠諸子之專其美葢得於心者自應於手其不得於心者徒求其聲求其聲者特造作之巧應於手者乃自然之清噫嘻志在高山流水知之者惟一子期至於馬之仰鶴之舞則又物之靈也吾之於琴固不敢以子期望今人每獨惜今人之不馬鶴若也凡我

同志以其自得於心者而撫之而自聽之亦不必冀人之知不知也龍波子序

東牟擎秀亭記

近見東牟擎秀亭記金人文字失其姓名記文亦簡潔可觀但詩末句俚拙耳雖緇流有此風調然終非大雅也

天下以形勢之要雄東牟東牟以海山之秀甲天下山視遠人人視遠山見之易友之難隴首牧兒林間樵叟

雖能視之而不能友惟太守完顔公奇人也前之刺州
政者多矣官於斯牧於斯不能亭於斯豈力不足抑覽
不至也公於是鏟城為基斵木為亭人不聞役樂成厥
功仝僚佐登覽其上見夫烟樓雨宿雲出月來歸鴻野
鶩如飛几席之上終日望軒冕焉皆莘野以阿衡而傳
襄陽峴首以羊叔子而傳赤壁以東坡而傳今則崑崙
奇秀得我公發越之他日與山增重未必不由伯樂之
一顧也嘉嘆不足故詩之詞曰霜天曉兮白雲飛洞天

暮兮白鳥歸江月照兮松風吹好箇家風人不知

象山先生言吏奸二書

象山先生作王荆公祠堂記筆力宏妙自謂斷百餘年未了底公案聖人復起不易吾言此一大題目非先生不敢言非先生不能言也當來更加斂使歸簡嚴則前無古人矣先生精於說理長於論事惟其天材宏縱横說竪說逗盡底裏沛然不窮讀之使人氣涌神㒟闖風興起而况於親炙之者乎嘗有與楊守一書言吏奸

者其說甚妙其書曰

吏胥居府廷司文案宿留於邦君之側以閑劇勞逸嘗吾之喜愠以日月淹速嘗吾之忘憶為之先後緩急開闔損益以蔽吾聰明亂吾是非而行其計豪家擁高貲厚黨與附會左右之人創端緒於事外以亂本旨結左證於黨中以實偽事工為節目以與吏符合而成其說太守以異鄉之人一旦而聽之非素諳其俗而府中深崇閭里之事不接於吾之目塗巷之口不聞於吾之耳

被害者又淳愿柔弱類不能自明自達聽斷之際欲必得其情而不為所欺此甚明者之所難也吾雖得其情彼尚或能為之牽制以格吾之施行吾斷之速則文疏事漏而無以絶其辭吾求之詳則日引月長適以生其奸況其是非曲直之未分而實有以貳吾之心疑吾之見變亂其事實而其情亦未易得也

又有與徐子宜侍郎一書言某人護吏疾民陽若不任吏而陰實為所賣奸猾之謀無不得逞賄賂所在無不

如志間有一二行遣形若治吏而偽文詭辭諂順乞憐者皆可回其意下人轉移其事如轉戶樞胥輩窺之審玩之熟久矣所欲為者如取如攜不見有毫髮畏憚之心惟其正論誠意則扞格不入乃以此自謂其明且公也良民善士疾首蹙額飲恨吞聲無所控訴公人世界其來久矣尤熾於今日公人所從得志本緣官人不才然向者褒說不甚盛風俗不甚壞公人未盡得顯然肆志官人未盡與公人一律官人之才者固有實益亦難

得盛譽官人之不才者亦尚籍常理常心黙有維持未至泯然大亂十數年來公人之化大行官人皆受其陶冶沈迷浸漬靡然一律而書生腐儒又以經術為之羽翼為之干城沮救正之勢塞懲治之路潛禦其侮陰助其瀾故官人之才者雖易以自見易得盛譽而無補風俗無救大勢至其不才必至大亂中人無以自立皆從風而靡隨波而流守正而才術不足以自見者其心僅不泯滅而不復可伸此今時之大勢令之為善者猶持

栝水救車薪之火也天生民而立官使司牧之張官置吏所以為民也縣家而害民州家得以治之州家而害民使家得以治之今州家使家壅之以胥吏塞之以僚屬所賴以通閭里田畝之情者有被害者赴愬也今乃以告訐把持之名而抑絶之近來胥吏之妙用專在抑絶赴愬者之路懲一二以威衆使之吞聲飲恨重足脅息而吾得以肆行而無忌監司太守有服其役任其怨而不得享其利者有相為相役而共享其利者

此二書明暢痛快説盡吏奸乾淳紹熈盛時且不免此況今世乎使先生睹今日之公人世界恐又非二書足以盡其情狀也民生斯時可憐哉夫御之如束濕視之如仇敵待之如盜賊尚不免奸惡溢出毒我生靈況乃以士大夫禮之以僚屬待之以心腹耳目寄之何異於教猱升木授賊以兵則善良之破骨出髓吞聲就死蓋無怪矣

程伯剛墓銘

劉左史光祖德修簡州人自號後谿名節士也嘗為程伯剛墓誌銘備述伯剛未生時其父夢一青衿童子挽衣自言來為公嗣且曰我青城先生兒也明年而伯剛生生三十七年而病病且革父母問所欲言無他語第云仙階淺未足以成功名遂死開禧三年三月也此說荒忽恠誕正人端士所不道獨其一銘絕佳謾載於此銘曰祠之西峯有翩其童暫下人世兮還山無蹤曷不少候以遊夫蓬萊道山之宮曰吾未足以成功也獨留

遺冢與遺書使思子兮無窮我為勒銘識其幽封月明山空魂其歸來蕭蕭松風已矣乎聊託吾文慰而翁母素之杳冥之中

范去非墓誌

樞密弘齋先生已公道夫恢以學問為時師表固不以文字名也平生為人作豐碑巨刻每下筆輒汪洋放肆根據義理娓娓不窮葢其學力深厚不可涯涘獨於予故人范君去非一墓誌簡潔清靜足以寫去非之平生

無泛語無訣詞豈韓退之誌樊宗師即學樊體意邪去
非為人清俊洒落其文章亦然而包公此誌極稱之去
非得此足以自慰於九泉矣文曰
君范姓禮名去非字後易名兕字行可其先世國博桑
中與元祐黨籍行可其六世孫也為人機警其氣貌精
神如鸞鶴其文詞詩句如冰雪其自號曰月崖或謂其
飄飄有飛仙風韻治家整整條理景物器用文籍圖畫
莫不瑩然鮮明快人耳目意欲自立不混流俗言欲簡

潔不為壓冗大槩與時落落若寡合而與人極有情有義人亦多相樂而少相忤也資其為文者多延館之其才美宜遠大而或又疑其過清慮福壽之不及者年纔四十有三一疾果不可為病中亦自笑曰只如此死矣無戚容悲辭也嗚呼千里之行未半途而車遽折馬蹶可哀也夫時咸淳初元乙丑十一月一日也三年予方歸自京未及家而其子煇遠來哀請謂以今年三月某日葬於西城縣太平鄉十五都大義祖隴之旁求記

於予予以誼不容辭乃志曰曾祖如川朝請郎通判瓊
州妣鄧氏祖鍔妣官氏父汜里名士也有聲場屋嘗三
以賢能興妣張氏娶張氏毅然能守夫志一子輝也三
女良勝阿益細妹在室銘曰秀而不實者有矣夫聖人
不能必也何行可之有餘於秀而不足於實也邪抑如
圭如璧世所共寶之令擇斯藏斯尚其永保之端明殿
學士通奉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宫南城郡開國侯食
邑一千一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包恢譔通奉大夫寶章

閤待制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宫武城郡開國侯食邑
一千戶曾顏茂篆蓋
去非以文章受知於包公其登崇班牧吳門必屈去非
偕行凡朝廷之表奏官府之書啓皆屬焉去非亦能介
潔自勵不以私干公適愛敬之公之除樞密也約予同
造朝時予母病乃入城詣公辭行酒間從容談及去非
平生公凄然悵歎為之投箸足以見其敬愛矣故於此
志用意極深

大覺寺長明燈記

盱江出郭西門艮疇衍沃清流湍激夾道巨石峙立若怪獸奇鬼狀是為麻源第三谷踰華岡躡石磴深入數十里有精藍曰大覺昉建於唐光化開山師懷震有道術具始至也伾而前豁隨止阜錫搜巖剔藪以立寺宇初名靈隱皇朝治平中始錫今額既數百年矣今寺僧妙琣節衣并食銖積寸纍又干長者布地之金以益之市田為長明燈費歲入米以斗計者凡二千且用佛屬

付國王大臣故事請文據於有司勒堅珉以詔後庶幾永終不墜閭請記於予客有謂珪曰而法中有掌中之光照十方者有絜孔之光照一室者有變見光景輝耀崖谷使人目眩神迷若峩眉五臺天台廬阜者今而辛勤昏旭增膏續焰不亦勞且小乎珪曰若子所言或者方以病吾徒之善幻我法之正不如是也今吾以真實心作無盡供使幽明同一昭徹聖凡同一歸向日月經天容光必照吾燈不鑠靁電晦明風雨總至吾燈不闇

寒暑往來星移物換吾燈不斷塵揚東海灰出昆明吾燈不滅鑿大昏之墉闢靈照之戶揭孤光以長存破羣迷而咸曉使內外精粗融會一法顧不韙歟予以其言近道遂書以為記

此西園先生傅公幼安自得所作也簡嚴溫潤自成一家葢其學本於左氏故無冗長之病然諸記多弱獨此為勝非若古賦則篇篇皆佳葢人之能各擅一長云

陳仲石誌

後村集中有云予少時讀龍泉所作陳仲石志高雅如檀弓穀梁條暢如荀卿子至今猶不忘憶昔嘗與雲𦬊趙史君論水心文字止取其銘文佳而未及其志也後村翁推尊極至念不可泯因録於此識者更共評如何然不讀志亦不知銘之妙

平陽陳嚴字仲石自其成童智之所開師友問學而已年進志上習通性明服所知於家而宗族慕焉信所行於里而鄉黨賓焉意逾高力逾下督責其身不使一日

縱於慢游也奉持其心不使一思慮雜於褻妄也訓於
經講於禮者必欲周於事達於物不計事之異同時之
先後也其可見者若此嗚呼仲石父之鉅子弟之任兄
師之傳人出而從官國之修士也夫如木升而為材可
掄如玉琢而為器可纅藉也夫不幸年三十有五淳熙
十五年十二月四日卒明年三月葬於安仁其弟崇致
其父及師之請曰願有銘夫悲哀其志立之不及於成
就此師友之所以為君痛也道喪久矣士不修其實職

而皆以必用為貴偶不獲用為憾志立之卓祇重為累焉三代之時道嘗行矣彼家淑其道人有其善孰從而盡用之然則壽夭一也用舍一也君之自得以正其命葢有人之所不及知者銘曰邮汝婦撫汝子父母之力止矣止而弗止斯石紀之

魏鶴山文集序

劉清叔澂舊居廬陵徙匡廬自號玉淵登科入仕至監簿中更臺劾謫瑞州道判又謫封州嘗以文墨事信菴

趙丞相籍甚文名有玉淵集刋行其筆端透徹處痛醒人意第腴贍之過反傷汎濫若加拳斂之工以造簡古之味足可名世矣魏鶴山集序曰藝祖救百王之弊以道理㝡大一語開國以用讀書人一念厚蒼生丈治彬彬三百年海内興起未艾也而文章亦無慮三變始也厭五季之萎苶而崑體出漸歸雅馴猶事組織則楊晏為之伯已而回瀾障川斲雕反樸崇議論尚風節要以關世教達國體為急則蘇歐擅其宗已而濂溪周子出

馬其言曰道德之不務惟文之能藝焉爾作通書著太極圖大本立矣餘力所及雖不多見味其言藹如也由是先哲輩出易傳探天根西銘達仁體通鑑精纂述擊壤豪詩歌論奏王朱而講説吕范可謂和順積中英華發外矣後生接響謂性外無學其獘至於忌道忌藝知有語録而無古今始欲由精達粗終焉本末俱舛然則言之無文行而不遠亦豈濂溪所尚哉又道州九疑山虞帝廟碑銘有曰歴數有終精一不死藏其衮龍橋山

故事皡顓曰帝軒轅曰皇帝實其間璿璣卽衡又曰帝車下來天風其飄長松鼓之五弦九簫此等皆意到語妙

默菴銘

忍默平直養生四印山谷翁詩中語也其詩曰百戰百勝不如一忍萬言萬當不如一默無可簡擇眼界平不藏秋毫心地直以此謂之四印而提之以為養生之用千峯陳文定公嘗為人作四印堂記發揮頗盡其理其

後有熊生者善篆刻圖書而自號默菴予友吳允文侍郎為作默菴銘直以山谷之說檃括為文雖一時戲筆而銘意鑄詞頗有巧致且於印事甚切云

浯翁四印忍默平直子遺其三獨守其默豈三不足惟一是克抑守其一以用三德熊曰不然彼道吾器直以為絲平以為地刃於心上有刻之義吾守吾默於是為四予曰大好雖器亦道以印印心生也可保一菴聊寄非凡非草子印我歌佩以為寳山西吳浚贈熊默菴吳浚

南城人字允文自號山西

允文死漳州且十年丙戌六月熊默菴過我誦舊詩愴然為録於此因想疇昔允文與予談文評詩忼慨激發玉立頎然今遂無復斯人可為永慨

艾軒先生跋韓柳蘇黃集

蘇黃之别猶丈夫女子之應接丈夫見賓客信步出將去如女子則非塗澤不可韓柳之别則猶作室子厚先量自家四至所到不敢畧侵他人田地退之則惟意所

指横斜曲直只要自家屋子飽滿初不問田地四至或在我與别人也此譬亦可人意

水心遺文

昔開慶已未歲嘗選取水心文之絶出者手抄成帙以備觀覽時年甫二十耳智識未到而輕於去取嘗疑必謬令者仕閩五載不讀此文久矣歸來暇日重閲全集欲採所遺而亦無踰於前所選豈七十八翁知識不加於二十時耶因記雲畲趙史君曾與余論筆法引水心

公所序徐致中語極有味余乃遺之今日因見即八法結構之論也謾錄於後益雲甫翁亦喜讀水心文者俊穎超卓廣記博辨當劇談快意時輙索予同聲背誦晉元帝廟記司馬溫公祠堂記陳同甫王道甫周子及徐靈淵等諸誌銘抱膝齋詩朱孃曲諸篇以為樂噫久無是契令之友朋會是意者寡矣舊集嵩藏歲久濕漏腐壞懼成灰塵故亟抄而存之延祐丁巳四月三日

送徐致中序曰徐致中在零陵得單秉文筆法以自書

論語大學諸篇遺予予得之驚喜為作詩云歐虞兼褚薛字逺筆為塵今日睹來翰如親見古人盡歸嚴號令富有活精神碑版荒唐久遄看走四鄰然致中書碁進而余素不知書恐見者嗤侮遂不敢出此因其赴龍谿丞謾書以別致中云今人字不用法隨帖摹寫止取形似雖有巧拙豈足評論予問當用何法致中言王逸少則不可知凡書皆一法如匠造屋主人位置裝作不同木之分寸必應繩墨故分為點畫合而為字無安施者

致中所造如此當遂名家更須歸日驗之

劉會孟題本朝列聖遺像

平園周丞相家藏列聖遺像求劉太博會孟題跋劉嘗仕福州州有開元寺寺有神御殿以奉祖宗遺像蓋宋都汴京時太廟奉塑像龍圖閣奉畫像景靈宫奉捲𢱢像像甚輕故靖康之亂建炎之遷藏於福州自太祖至哲宗七帝而已會孟在福親見之與今世間所繪不同故題曰

昔從三山開元冠帶上謁神御殿殿之室晝黑火令嚴甚寺僧藏燭袖間至殿上乃出之然後見咫尺太祖太宗姿貎如龍然熙陵視兄微晳二帝皆絫然𣅜具齒初見若驚故相傳不敢正視視輒目疾非髙廟神靈至此殆魄動神奪故也真宗仁宗皆蕭散如天人惟英廟乃似今所傳藝祖像赫然而鬚張瞠視者熙豐之聖人也至元祐帝則盛年鶴聳而長於是七廟盡矣時環視俛仰流涕念人間所傳理不得似此卷出平園公家云配

祀本至近年𥙿陵老少態異不論眉平而重顴謄更長今猶凜凜如清光在望恭惟過江靈御橋山弓劍豈復忍紙上見形似哉燕人弱喪過晉而悲雖非真實其傷心一也

隱居通議卷十七